

【我的班组我的家】

## 护林员住进“大别墅”



长江林场三坝管护站。李良俊 摄

本报记者 蒋茜

“现在大家都说我们是‘工作在景区,住的大别墅’。”10月20日,重庆市云阳县林业局长长江林场三坝管护站护林员刘铨告诉本报记者,新建的林场管护站与过去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原来一到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在站上要用盆盆罐罐接屋顶漏下的雨水。”

白墙灰瓦的三坝管护站乍一看像是漂亮的农家别墅,外墙上醒目的黄底黑字则标着当天的森林火险等级。楼内办公室、会议室、厨房、职工宿舍、招待室等一应俱全。虽然工作辛苦,又远离城镇和家人,但工作环境和居住条件的改善还是让护林员们感到由衷地欣慰。

刘铨1993年毕业后就进入林业局,起初在锯厂工作。2004年开始当护林员,目前她所在的管护站共有6人。“天保工程(即国家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以后,森林面积扩大了,山上开始有猴子了,江上水鸟也多了。”站在长江边,她告诉记者,随着森林保护宣传力度的加大,森林火灾减少了,现在的一大重任是防治病虫害。“遇上病虫害我们就忙了,有时要住到农户家里,早上6点多就要跟技术员一起上山。”

护林员的工作重心在变,待遇也在变。“以前我们林业职工的收入很低,天保工程实施以后,工作经费得到了保证。”云阳县林业局副局长段毅说,“过去职工还要为自己的生计担忧,现在可以安安心心想着怎么管好林地了。”

天保工程1998年在重庆试点,2000年正式启动,实施范围为除渝中区外的所有区县。云阳县从2002年开始实施天保工程。

据介绍,云阳县有长江、四十八槽、江南3个国有林场,管护森林面积15.64万亩,现有在职职工84人,内设3个场部、12个管护站。

“原来管护站全部设在林区内,大部分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的土木结构的青瓦房,有少部分砖木结构房屋,但因年久失修,透风漏雨,破烂不堪,普遍存在安全隐患。有的不通水,不通公路,没有网络,设备设施极其简陋。”段毅说,从2012年起,县林业局和3个国有林场多渠道筹集资金,逐年对管护站房屋进行新建和改建,并将不通公路的管护站迁到林区边上交通方便的地方。目前,12个管护站办公楼全部改造完毕。

新的林场管护站外观为别墅造型,内部设施设备齐全,“现在林场职工不仅能享受到与城里职工一样舒适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而且身在林区能知天大事。”刘铨高兴地说。

通过实施天保工程,如今云阳县境内四条支流的森林覆盖率已增加到55%,长江干流两岸森林覆盖率更是达到70%以上。

“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只有让职工的心定下来,才能把林子管好。”望着眼前的青山绿水,段毅深有感触地说。

1993年出生的魏宇宁是最年轻的选手,来自云南铜业有限公司质检中心化验一组。对他来说,此次参赛最大的收获是自信心的增强。“因为年轻,在单位里我这个班组长几乎没什么权威,大家甚至把我当小孩子,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年为了这个比赛,我参加了一段时间的针对性培训,潜移默化中学到了很多管理团队的干货。”

对于魏宇宁和他的对手们而言,通过此次技能竞赛培养和锻炼出的班组管理能力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胡德华来自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德兴铜矿化验中心化验油脂组,今年刚当上班组长。

比赛中,队长的职责包括布置任务、人员分工、明确职责,现场指挥、组织协调、安全管理、工作激励等内容。面对4个来自其他车间的男队友,胡德华毫不怯场,冷静指挥着,充分展示了女性善于沟通的优势。“其实还是有很大压力的,我的队友都是比我大十几岁的前辈,安排任务的过程中把握好分寸很重要。”她说,班组长不仅自身技术要过硬,处理好团队关系也至关重要。

此次大赛裁判长伍燕峰解答了记者的疑惑,“游戏只是增强选手代入感的一种方式,如何将看似简单的游戏环节与班组管理的经验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才是关键。”

事实上,在“做游戏”之前,选手还要进行文案考核以及理论考试。可以说是对班组长基本素质的综合考量。

这场为期三天的比赛集结了全国26个有色金属企业的130名班组长同台竞技,参赛队伍中只有6名女性,32岁的胡德华就是其中之一,用她的话来说“女班组长才是稀有金属”。

来,指导和规范日常工作。

本次竞赛共有5个项目,每个项目的第一个实操内容都通过游戏的形式来进行:赛项A危险源识别与控制是靠肢体语言配合完成拼图,据此寻找相应的安全隐患;赛项B生产现场定置规划是用一根20米长的绳子盲拼五星;赛项C生产过程控制是蒙眼抬桌子,搬运过程中不能使桌面的皮球滚出安全线;赛项E班组应急响应将抢修工具的摆放直接设置成了游戏比拼。

“为什么是游戏?很多人也觉得好奇。”本



### 千丝万缕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评等定级、技能比武,培养了一批操作能手、技术标兵。一线操作工的业务素质不断提高,也带动了产品品质提升。

图为该公司染色分厂员工正在整经机上进行操作。

向中林 景宝银 摄

打铁有三道重要工序:生火、淬火、调口。赵松林的人生也如这三道工序

## 金工组里的打铁匠

用机构件的企业就更少,所以很多煤矿都有自己的打铁车间。当时,赵家坝矿的铸造(打铁)车间里有1个断钎机、3盘火炉、2台气锤以及9名铁匠。

矿上生产所需的道钉、湘刀、二锤、道锤、螺钎、螺帽、碰头销等都是铁匠们一锤一锤敲打出来的。

“每天,车间里都堆了各种各样的铁件,3个火炉从早到晚都烧得旺旺的,气锤也不停敲击着,除了中午吃饭,难得停下来。碰头销、道钉这些小件,每隔几天就有两三箩筐抬去库房。”赵松林自豪地说。

说起打铁,赵松林滔滔不绝:“手工打铁要经过选料、入炉、煅烧、锤打、定形、淬火、成品几个环节,首先是原铁的质量要好,淬火工艺则是整个流程的关键……”

有一年,矿上加工直径30毫米的螺纹钢,每一根都要弯成20~30度角,时间紧、任务重,一周下来,赵松林的食指就再也伸不直了。

打铁光会抡锤敲可不行,还需要默契配合,才能在适当的火候下打出优质的铁件。掌火的师傅持火钳拿小锤,敲打砧墩的不同部位,不同次数的“点子”指挥着赵松林的下一步动作。两人不用语言交流,也能配合无间。

#### 沉寂中的坚守

“手工打铁是个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学这门手艺了。”赵松林说,不管怎样他都要站好“铁匠”最后一班岗。2014年,该矿上综采,要修建一个集检修、安装为一体的演练场,赵松林所在的打铁车间也就在那个时候被拆除。此后,赵松林被

曾春燕 戚彪

俗话说世上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随着时代的变迁,打铁这门古老的手艺已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然而,在四川广旺能源集团赵家坝矿,机电队金工组(金属加工班组)铁匠赵松林已经干了31个年头。

#### 喧嚣中的自豪

1986年,18岁的赵松林成为一名矿工。“本以为会下井挖煤,可领导看我长得瘦小,就叫我跟着师傅学打铁。”赵松林回忆,“当时,打铁、挖煤都辛苦,可自己仔细一想,这可是技术活,以后吃香着呢!”

上世纪80年代,机加工企业很少,加工矿

【班组之星】

## 大漠线上的“勤务兵”

付爱民

1986年,退伍军人燕怀平来到呼和浩特铁路局临河工务段,当了一名内燃钳工。爱好机械的他刻苦钻研,很快掌握柴油机的维修保养技能。2009年底临策线开通时,他来到临策基础部担任分管后勤工作的办公室副主任。

地处荒漠戈壁的临策铁路从三大沙漠的边缘通过,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刚开通时很多配套设施极不完善。职工吃饭、喝水都得从临河带,整箱的方便面是每名职工的必备品。虽然每周开行一趟的“小慢车”会给沿线各车间送来生活物资,但夏季的高温、冬季的严寒,外加遥远的路途,棚车上运送的很多蔬菜腐烂、肉食变质,如何才能让沿线六大大车间、九个治沙点职工吃上新鲜的饭菜成了燕怀平朝思暮想的头等大事。

燕怀平很快想到解决办法——把棚车改成保温车。如何把偌大的发电机装到棚车上,保温层加多厚、冰柜如何安置、电路如何铺设、货架如何设计等问题接踵而至。熟知机械外加不服输的军人本色,燕怀平干起摸索,只用了一个星期,能保温的物资供应车改造成功。那一刻,发电机的轰鸣声在他听来无比动听。

为了买到物美价廉的新鲜食材,他每天早晨5点骑着自行车,穿梭在菜市场货比三家。“食材过关才能让职工一日三餐吃好、吃健康。”这句话燕怀平日复一日重复了七年。大到食材质量及数量的验收装车,小到纸杯的发放,每一处都留下他忙碌的身影。

每周六,燕怀平都要上车检修保养发电机。10月8日,他妻子来到供应车上,看到丈夫双手油污满头大汗地修理柴油机,心疼地劝他:“你都50多岁了,找领导换个工作吧!”燕怀平笑了笑说:“能让职工食堂飘出家的味道,这点劳累不算啥。”

吐东2三维项目放样组4C03班班长黄彬说:“我们走的是别人没有走过的路,闯的是别人没有闯过的禁区”

## 用双脚量天下的油气开路先锋



记者进班组 ②4

本报记者 李元浩

伴着响彻山谷的吆喝声,一群红色身影活跃在纵横连绵的悬崖峭壁,奔跑在天山南北的高地河谷。这里是塔里木盆地的库车拗陷,地处新疆天山南麓,历来人迹罕至,被视为生命禁区。然而,一群用双脚量天下的油气开路先锋,已经在这里奋战了整整29年,他们用慧眼搜寻着隐藏在戈壁荒漠下的油气资源。

10月中旬,《工人日报》记者来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境内,采访正在塔里木盆地吐东2三维地震资料采集项目(以下简称吐东2三维项目)施工的人们。记者随川庆物探第四测量工程队队员们一起走进戈壁荒山,观察他们如何进行测量施工,体味山地物探人“我为祖国献石油”的那份责任心和荣誉感。

#### 艰苦——奔走在天山上

当祖国内地的大多数地方还是秋高气爽的好时节,10月的塔里木盆地已是气温骤降,早晚间更是寒意逼人。然而,奔忙在这里的山地物探人却干得热火朝天——从

早上7点多走出驻地来到作业区,不过一个多小时的测量,已经让蒲太银和他的两个助手满头大汗。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测量80个点,每个激发点间距50米,直线距离250米,但考虑到山地起伏,估计我们组今天的测量距离在2到3公里,戈壁能达到10公里。”趁短暂休息时和记者简单说了几句,蒲太银又拿起将近10公斤的仪器和装备,和队友们飞快地向对面山峰的测量点跑去。他们身后那一串深深的脚印,在满眼荒凉的山上分外显眼。

物探(全称是地球物理勘探)是以岩石、矿石(或地层)与围岩的密度、磁化性质、导电性、放射性等为基础,对地球的各种物理场分布及其变化进行观测。地震勘探是利用人工激发的地震波,在弹性不同的地层内根据传播规律来勘探地下的地质情况,是勘探含油气构造甚至直接寻找油气资源的主要物探方法。

“我们目前开展的这个采集项目,主要包括测量、钻井、放炮、数据采集和分析等几个工序,共有16个小组(每组3人)参与前期工作。”吐东2三维项目测量工序经理叶世元对记者介绍说,“这个项目的测量点多位于于山岭沟壑,有时候两个测量点正好位于两个山峰,物探员的徒步距离通常会超过3公里,攀爬悬崖陡坡还不时有踩空和落石等危险,条件非常艰苦。”

据介绍,第四测量工程队在吐东2三维项目平均每天要完成200到300个测量点,项目满覆盖面积超过160平方公里,设计炮次超过



由于工作环境艰苦,团结协作对于物探队员尤为重要。

本报记者 李元浩 摄

3.1万次,将为这一区块未来的油气勘探开发提供翔实的物探数据。

#### 难忘——“下榻”戈壁荒漠

中午时分,塔里木盆地的阳光异常刺眼。经过将近5个小时的跋涉和测量,李飞和同伴们坐在一块石头上,开始享用由馒头、咸菜和水组成的午餐。

“每天出来测量,距离驻地非常远,我们都是背着干粮在野外吃饭。”来自四川的李飞虽然只有26岁,却已是有着4年物探经历的

“老把式”了,他说,“物探工作确实辛苦,每天走几十公里,工作10多个小时都是很平常的事,我们早就习惯了。”

由于工作环境艰苦,团结协作对于3人一组的物探队员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都是兄弟,”在小组中担任测量技术员的李飞边说边将手中的水壶递给身边的助手。

“新疆地广人稀,天气变化又快,我们在野外工作期间会遇到很多预想不到的困难甚至是危险。”吐东2三维项目放样组4C04班班长马宁对记者说,“遇到测量点在陡崖上,就需要用字镐在岩壁上凿出一个只能放下

脚尖浅坑,才能手脚并用往上爬。这叫‘一个萝卜一个坑’。”

面对艰苦的野外作业条件,他们总是用开朗乐观来应对。“有一次测量时遇到山洪暴发,我和十几个队友被困在野外无法返回驻地。我们就找了一个地势较高又能避风的缓坡‘下榻’。第二天又遇到沙尘天气,直到第三天才返回驻地。”谈及一次遇险经历,马宁显得轻描淡写。

#### 自豪——油气奔腾在走过的地方

夜幕降临,经过一天艰苦测量的物探队员终于回到驻地。打一盆热水烫烫脚,吃一顿热乎乎的晚饭,拿起手机和千里之外的家人聊聊天,是他们最幸福和惬意的事。

29年来,单是川庆物探山地分公司就在塔里木盆地累计完成846220炮次的野外资料采集工作量。一系列塔里木油田重点勘探项目,都保质保量地圆满完成。

“我们物探人最自豪的事,莫过于看到自己曾经测量勘探过的地方,一步步变成现代化的油气田。”吐东2三维项目放样组4C03班班长黄彬对记者说,“我们走的是别人没有走过的路,闯的是别人没有闯过的禁区。”

据介绍,自1989年开展新型石油大会战以来,塔里木油田不仅以近2500万吨的油气产量当量(2016年底数据)成为目前国内第三大油气田和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还在油气勘探方面持续获得突破,已累计探明油气储量当量24亿吨。